



杨祖柏简介

杨祖柏,1962年7月生。号海上刀郎,别署简斋、蜀道古柏。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刻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上海市嘉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上海市嘉定区政协委员、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作品获全国第十届刻字艺术作品展“优秀奖”;首届“皖北煤电杯”全国书法大展“二等奖”;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优秀奖”;“百年西泠·西湖风”国际篆刻主题创作大展“一等奖”并“海选”加入西泠印社。入展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五、六、七届篆刻艺术作品展;第四、五、八、九、十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等。出版有《中国篆刻百家——杨祖柏卷》《印坛点将——杨祖柏》《印象红歌》等。



发上等愿享下等福,从高处立向宽处行



上海小刀会



无人无我观自在

“简斋”,是杨祖柏的书斋名。

斋号,是中国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或言志、或明愿;或寄情、或自勉……词隽意远、见人见性。我一直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位艺术家的心路历程,不妨于斋号处探微。

蜀中军人,是杨祖柏引以为傲的一段戎马生涯;海上刀郎,是杨祖柏寓居上海后的艺术名片。三十余载,杨祖柏治印不懈、获奖无数,传统艺术与现代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熔炼成个人简法肃穆颇具“秦汉风骨”的书法、篆刻、刻字三位一体的艺术风格。

“一刀一世界,一印一菩提。”我认识杨祖柏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化繁为简、以文御印的艺品和古道热肠、德音不瑕的人品深得我心,引为知己。2015年,他荣获“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可谓实至名归。

印章一道,始于殷商、兴于秦汉、盛于明清。印章一方在手,我们从表面上、视觉上感受到的是一枚枚朱红的印迹,但它不但集中了中国书法、印学学理、特殊材质等诸多内容,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审美精神

杨穿三叶 大道至简

——杨祖柏与“简斋”

文/王威尔



现代刻字:躬耕田野(获第十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全国奖”)

与情感以及艺术家个人的创作才能和独特魅力。

以篆印艺术的鉴赏而论,宋元以前以时代论风格,明清以后以流派论成就,重在个人风格。“明月一壶酒,清风万卷书”,在杨祖柏的篆印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取向。他深知诗书画印其实只属艺术、技法层面,有内涵的治印必须要在方寸之间体现出强烈的人文意蕴。

2008年,他面对“以乾隆八年久旱无雨,文人杭世骏为民上疏《时务策》遭革职,清咸丰年间民众为纪念其才学与磊落而建的‘河渚塔’”的命题,以多年积淀的文化功底激发创作灵感,在方寸之间、限时之内独具匠心地完成了这枚打破常规、颇具残缺美的“河渚塔”印章,寓历史人文内涵于充满张力的字变之中,使观者产生心理感应的共鸣,在西泠印社近乎苛刻的“海选”中从全国各地250名篆刻高手中脱颖而出。

我认为,这可以视为杨祖柏异于旁人的大道至简、文以治印的“文人印”艺术取向被更多人认可和欣赏的开端。(注:中国传统书画一直有“文人画”的说法。书画印本是就为一体,在中国现代印学里应该可以有“文人印”的概念,这也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探究和诠释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我这篇文章可以视为是继承中国传统“诗话”风格的文人谈印的“印话”之言。

杨祖柏国学素养深厚,多年精习诗文金石,尤擅篆隶。他的隶书以汉碑为基、汉简为面,以继承做阶梯,以才情做表里,向背疏密、用笔迟速皆为积学所致。他的汉隶刻工精深刚健,无论朱文白文一笔不苟,刀刀精致毫不漫漶,刻印刻木雄健醇厚、沉郁老辣间真气弥漫,但始终不脱碑帖神韵,不失文人气息,亦临亦摹亦见自家运笔。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印为心神。

篆印艺术向为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所钟爱,或自篆自用,或馈赠文友,铃记落款、观赏把玩几相宜。在杨祖柏的篆印里,看得出性情出身,年龄荣枯与人格修为。我见过他的一方闲章:“2006老转”。所谓“老转”是坊间流行的对转业军人的尊称,他2006年从部队转业并以此印纪念告别26年军旅生涯。

一年前,杨祖柏为我的“侠客居”治印一方,朱文,大片留白,线条极简若剑气纵横。朋友观之,皆云仿佛所见一个衣袂飘飘的侠士独行于茫茫雪地之间,耳边似有金庸武侠片《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雪中情”的音乐隐隐飘过。沃尔特·佩特曾说“所有的艺术都在不断地向着音乐的境界努力”,我相信“侠客居”的创作过程一定唤起了杨祖柏曾经金戈铁马的军旅记忆以及他川人忠肝义胆的豪情,且相当巧妙和谐地融文学性与音乐性于一炉。

“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诗书画印同宗同源,古人论诗历来有“波澜”一说“诗卷熟读,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令规模宏放,以涵养吾气而后,规模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近年来,杨祖柏的篆刻印章愈游刃余地、运斤成风,求新求变求理求趣:有的如幽燕老将大刀阔斧、气势纵横;有的如庙堂气象方正雄浑、骨气清穆;有的如古树着花、凝重古朴,更有的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高秋独眺、霁晚孤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祖柏十分重视边款的创作。他的边款,集印和边款为一体,穿“杨”于篆刻、诗文、书法之“三叶”,以白文入印,刀法刚劲老辣,篆法新颖独特、章法奇正相倚,恰如他“蜀道古柏”的别署,老树森森、駉駉入古、苍茫成趣。岁月的累积沉淀下来的正是“化繁为简”的本色,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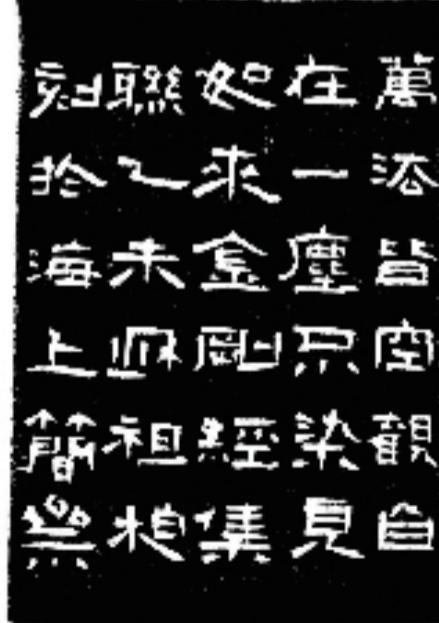
我认为,一方好印还需“好玩”,杨祖柏深得我心。这里有个小插曲,不久前上海州桥画院的首展为杨祖柏和两位书画朋友的“学术提名展”。展上,我有意收藏一幅杨祖柏的篆书作品,遂问:“祖柏兄,你认为自己哪幅作品最有感觉?”答曰:“这幅作品,我自己觉得‘有点意思’。”一问一答间,虽非有意“参禅”,但已经涉及到一个人们往往忽略的审美境界了,杨祖柏说的“有意思”就是“好玩”。在艺术范畴里,“有意思”比“有意义”好玩多了。

桃李春风暖煮一杯酒,江湖夜雨守护一盏灯。

“简斋”,无疑是杨祖柏至简至纯之诚的精神所在的一方天地。这么多年来,他在这小小的四方之间一统天地,挥洒灵感和自由,不计较日月与春秋。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状态,杨祖柏崇尚的是中国传统文人般的生活状态,一种布衣简食把酒桑麻的简单生活。这,在如今这个喧嚣的现代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

在中国人的哲学里,人生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至简,深入浅出。所以,“简斋”之名,不仅仅是因为杨祖柏祖居蜀中简阳,更是他多年艺术美学追求和艺术哲学的最好诠释。

(原载《走遍中国》第110期)



观自在



肖形印